

水深六英尺

我再次清點了一下自己的背包，確認已經沒什麼遺漏，方才坐下歇息一番。此刻是凌晨五點，天藍得猶如獨角獸的眼，澄澈且寂靜無息。路燈依舊泛著橙黃色的光，只是淹沒於白霧，在漸亮的天色中愈顯黯淡。我深沉地懷念起自己的大學生活，不僅是因為深秋時節可以獨自漫步於佈滿落葉的小道，更是因為發生在那時的一場變故改變我一生的命運，讓我不再對眾人眼中穩定舒適的辦公室工作抱有任何期待和幻想，而是選擇像我的父親一樣做一名警察，活在殘酷卻又真實的世界裏。

我閉上眼，父親水深六英尺以下猙獰的面孔清晰可見。

十年前，我考上西雅圖的墨河大學，像許多同齡人一樣背井離鄉，獨自乘上火車開始漂泊的一生。我清晰地記得我離開的時候是星期二的傍晚，因為父親剛在警局交完槍，辦完退休手續，急匆匆地趕回家，就是為了能親自將我送去火車站。坐在他新買的轎車上，一路上我們都沒有什麼太多的言語。夕陽彷彿一盞煤油燈，快要燃盡這座無比破敗的小城。我悄悄地瞥了一眼父親，才發現他不經意間早已老去，頭髮花白，食指中端因長時間扣著扳機而磨出厚厚的老繭。父親這麼多年以來對自己的職業感到自豪，良好的治安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他。雖然是英雄遲暮，雖然時代的變遷讓這座因石油開採而興起的德州小鎮愈顯荒涼，但是父親從不介意這些，他仍然每天習慣性地將槍管擦得乾乾淨淨，儘管事實上他很難再找到拔槍的機會。父親雖忙，卻始終對我要求嚴格，而年少的我常常冷眼相對，讓夾在我們中間的母親無所適從。時光最終消融了我們之間如刀鋒般銳利，又如荒原般遼闊的敵意，生活又恢復到湖水一般的平靜中。依稀記得某個初春時節，我和父親外出釣魚。平常不苟言笑的他忽然滔滔不絕，向我講述他坎坷的一生，並勸我不要走他的老路，這條路太過艱難，不僅顧不著家，還時常冒著生命危險。可最後我還是命中註定般當上警察。

火車站的人寥寥無幾，趁著父親去便利店買包菸的功夫，我順著二樓候車廳巨大的落地窗最後一次深情地眺望這座記錄我成長的小城。此時的天空一片深藍，幾點疏星點綴其中，想必不少人在繁忙的工作後正享受著一天中最愜意的時刻。我生於經濟蕭條時期，只能從父輩的口中得知這座城市曾經的輝煌，那時有許多懷揣夢想的年輕人長途奔波至此，也有許多身心疲憊的中年人留下遺憾而去。但不管怎樣，這始終是一段傳奇，它所逝去的足以榮耀我的一生。又或許喧囂過後的平靜才是這座城市的本來面目，不是冒險家的樂園，而是遮風避雨的港灣。我回頭一看，父親不知何時已經站在我的身後，我忘了他對我說過什麼，但我讀出了他眼神中的堅定與不捨。

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父親。

三天後，我如期到達西雅圖，此時距離正式開學大約還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於是我決定暫時居住在一戶當地人家裏。也許是我無意中展現的距離感，大多數人婉拒我的申請，這讓我第一次感受到世態炎涼。幸虧最後還有一個叫約克的人願意收留我，雖然他粗獷的外表和不羈的性格讓我有所忐忑，但是居無定所又無依無靠的我只能向生活妥協。

隨後我瞭解到他也是一名警察，但他不拘小節的性格與我的父親截然不同。我的父親是個控制狂，比如只要在家，所有瓶瓶罐罐的高低順序從來沒有出錯過，並且他強迫症一樣的生活習慣也確實鑄就我性格中偏執的一面。當我第一次踏入約克的家門時看見滿地髒衣服差點尖叫，而他卻一臉茫然，以為生活本該如此。我提出要幫他整理房間，他皺了一下眉頭，彷彿陷入一場與自己的博奕，然後漠然地點了點頭。於是開始嘗試幫他的襪子配對，並將冰箱裏的「黴菌培養基」統統扔進垃圾桶。在忙了一天的我快要虛脫時，整個房屋才勉強適合人類居住。第二日清晨，當我的生物鐘準時在六點喚醒我時，一聲猛烈的撞門聲提醒我他回來了。睡在沙發的我只是愣愣地看著他無視我存在，一頭栽到我的懷裏便進入夢鄉，看樣子他徹夜未眠。

我把他拖到臥室將他安頓好後，回到客廳打開了電視想看看有什麼熱點新聞，只可惜電視正在轉播總統候選人之間的第二場辯論賽。多年以來，我一直對這種浪費金錢的政治遊戲毫無興趣，每隔四年的這個時節對我來說如同世界末日，提前準備物資然後躲在家裡直到投票當天才出來。我無奈地關掉電視，然後轉身看到不知何時醒來的他，深灰色的眼眸彷彿倒映著我的靈魂。

「不好意思，我是吵到你了？」

「我餓了，你會做飯嗎？」

天色漸漸轉變為魚肚白，十年後的我輕嘆一聲走出汽車旅館，孑然一身在公車站等車，往事點點滴滴又浮上心頭。命運讓我們猶如停駐在河岸邊的船，萍水相逢卻盡是他鄉之客。即使現在，每當我看到遠處駛來的公車照來慘白的燈光，都會想起大學開學日那個遙遠的下午。也許是為了感謝我給他當了一個星期的管家和保姆，他一直陪我等一部一個小時才來一班的公車。他不善言談，只是最後擁抱我，然後在地平線上留下他的背影。

無聲無息，世界悄然改變。

由於下雨，原定於室外的開學典禮改在室內進行，從小習慣獨來獨往的我面對觥籌交錯的場面顯得有些呆滯，除了在旁邊想用酒把自己灌醉外無事可做。忽然間

電路出了故障，所有人都默契地沉浸在詭譎的氣氛中一言不發，那時不諳世事的我還誤以為這是上帝給我的恩賜，象徵著我波瀾不驚的人生。不久我就切身感受到平等背後的不平等。美其名曰綜合考量，事實上一封知名人士的推薦信可以讓成績平平的貴族子弟變得十分搶手，而無名小卒只能通過晝夜不分地刻苦學習刷高自己的績點，才有機會鋪平自己未來通往成功的道路。此外，在這個本地學生占百分之八十的「國際化」大學裏，無數小圈子的存在更是人際交往中難以承受之痛。當看到他們三五成群地用當地俚語約好出遊地點時，我便明白所謂的文化多樣性不過是套華而不實的說辭。

更諷刺的是，沉默這個我引以為傲的特質，現在卻成為最深重的罪惡。我回想起在家鄉的生活就像呼吸一般簡單，播種時開著播種機，收割時開著收割機，其餘時間多在酒吧喝得爛醉。方圓百里都是農田，鄰居相隔太遠所以往來不多，生活物資主要來源於高速公路附近的超級市場，因此語言幾乎沒有存在的必要。而此刻，不僅連片的鐵絲網和佈滿裂痕的水泥路重塑著我對環境的定義，而且流浪街邊的孩童也輕鬆談笑風生，絲毫不擔心明天的生計或是潛伏的危險，可身為大學生的我居然還在和別人溝通時苦於沒有話題。城市中頻繁的交流讓我的內心備受煎熬。

於是我也養成了每週末在學校周圍小樹林裏慢跑的習慣。雖然再猛烈的風也無法吹散西雅圖的濃霧，河水由於工業汙染也彷彿泛著金屬的光澤，但這些都沒有阻擋我的腳步。無論是在暴雨中接受洗禮，還是在無邊的黑暗中尋找不易察覺的微光，冒險的過程讓我熱血沸騰，以至於我總是不自覺忽略了起點和終點。偏僻的小路崎嶇泥濘，可畢竟人少的路才是適合我的，終有一天我會衝破禁錮我的枷鎖，堅毅而孤獨地活著。

變故發生在第二年。那年的寒假天氣變幻無常，零下的氣溫和連夜的暴雨將宿舍前原本鬆軟的草地徹底變成了沼澤，連出門都會遭遇極大的挑戰，這讓我的思鄉之情愈發濃厚。可奇怪的是，家裏的電話怎麼打也打不通，心生疑惑的我急忙踏上歸途。兩年未見，故鄉並未變化太多，只是又到了狩獵季節，又到了動物保護主義者全副武裝舉牌抗議，父親為維持秩序頭疼不已的時候了。可對於土生土長的德州人，這是天賦人權，無從侵犯。狩獵看似簡單，實則在繁複的法律框架下困難重重，不僅各種動物都有相應的時間和工具限制，而且牠們受傷逃跑後獵人還有追殺的義務，否則就是違法。我雖然並不熱愛打獵，但深深地為這種傳統而自豪。

我顧不上細細品味，急匆匆地趕回家。可推開門後我發現親戚朋友都坐在那裏掩面哭泣，細問母親才知道父親前幾天溺水身亡，但依據遺囑對我加以隱瞞，以免影響我的學業。父親的突然離去將我推向更廣袤的空虛和更徹底的絕望。

天已經大亮了，雨還是淅淅瀝瀝地下著。車上的人睡眼惺忪，而清醒的我把頭緊貼車窗，望著飛逝而過的景色試圖努力回想著什麼。雖然事情過去多年，但我依舊責怪父親為何仍然把我當成小孩，以保護的名義隱瞞事情的真相。此時車上的廣播提醒我，西雅圖公墓到了。

河水漫過了腳尖，時光失落了界限。

當時官方給出的結論是自殺身亡，可堅信這是謀殺的我以父親亡故為由向學校申請一個月的假，試圖獨自調查案件。畢竟年少輕狂，不懂如何蒐集證據，也對刑警調查一無所知，到最後我的努力沒有讓案件有絲毫進展。無奈的我只好騎了三個小時的自行車來到約克家的門前，輕輕地按了門鈴，但他開門後對一面之緣的我沒有絲毫憐憫之心，拒絕了我的請求。

從此之後的大學生活我過得渾渾噩噩。有一次還因為打架鬥毆進了警局，沒想到審問我的正是約克警官。

「你的在校成績一直全優，怎麼最近頻頻曠課，還學會動手打人了？」他問道。「明知故問為的是故意氣我嗎？你倒是跟我說說這是為什麼。」我用發紅的雙眼瞪著他吼道。「我的父親死的不明白，讓身為警察的你調查還真是難為你了。你根本無法瞭解他的離開對我的打擊有多大，因為他不是你的父親。」

「你父親的死我很抱歉，但真相就是如此。剩下的程序你自己處理吧，以後我不想再見到你了。」他的聲音平靜得不起一絲漣漪。

冷酷的人間讓我無言以對，也讓我深感自己的無用。

畢業前的某天，我突然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將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男人聯繫到一起的消息：我的父親冤情昭雪，約克警官因公殉職。記者寫道，他們從未放棄過對真相的追尋，以犧牲自己的代價爆出美國警界歷史上的最大醜聞。事件曝光三天後約克離奇失蹤，隨後他的屍體在海灘邊被發現，法醫推測他是被人用槍逼到懸崖旁選擇自殺。無數次我都夢到這樣悲壯的場面：槍響的前一秒，他猶如一隻折翼的鳥，輕輕俯衝進海面。

也許許多人並不知道，這篇報導只是整個故事的冰山一角，其餘內容是我通過之後發來的加密電郵中得知的。父親心思縝密，想讓我獨立又擔憂乖戾的我無法適應新的環境，於是和老朋友約克協商以寄宿的名義在開學前收留我。生性耿直的他明知危險，卻依舊暗中調查警察貪汙，結果反遭毒手，為不讓我收到牽連而寫下這樣的遺書。但不甘心的他早在生前就將所有關鍵證據轉移到約克手中，約克擔心我的到來會使事情敗露，所以才冷言冷語。在呈遞證據之前，預料自己凶多吉少的他寫下真相並設置好這封信的發送時間。在信的末尾，約克也像我的父親一樣勸我別

做警察，他寫道西雅圖警界黑暗，讓我讀完大學後去別處找工作。細細回想起來，我的選擇或許是對他最無奈的背叛。

公車緩緩駛離，朦朧的雨霧讓墓地顯得更加莊嚴肅穆，我像雕塑般紋絲不動地佇立著。約克的墓碑上刻著的是他的至理名言：正義是滿身創傷的流浪漢，罪惡是外表光鮮的偽君子。父親和約克都相繼離我而去，我再也無法對這黑暗的世界麻木不仁。雖然有時維持自身立場的堅定都十分困難，但我的使命便是完成他們的事業，終其一生，無法推辭。

我抬頭仰望著此生所見最純淨的天空，世界在我面前靜止，一切聲響都彷彿消失。我終於明白河流給予我的隱喻，如此飄渺卻又如此悲傷。我的視線轉回前方，發現遠處父親和約克的身影依舊清晰可見，只是我已無力分清那究竟是現實還是幻影。

寫給理科生的我

約翰是一個學習成績不算太好，而且除成績外一無是處的小孩，也許現在已經不能再被看作小孩了。小孩成為大人的那一天，一下子就能知道許多祕密。比如說你還小不懂的意思是我懶得跟你解釋，或者我想聽一下你的意見的意思是你最好把我說的用你自己的話重複一遍。

於是長大後的約翰內心十分矛盾。一方面他肯定不希望自己以前留下的遺憾在之後的人生中重演，另一方面他已經唯唯諾諾活了那麼久，早就死豬不怕開水燙，缺乏改變自己的勇氣和動力。所以他把自己的故事寫了下來，以史為鑒，正視歷史才能反思歷史。

雖然寫都寫完了，但是我還是要說，以約翰的故事紀念自己的青春，確實是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

話不多說，希望你們閱讀愉快。

三個小故事分別用到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實驗，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原理和薛定諤的貓假設。我相信讀者的閱歷，不懂者請自行搜索。

一 巴甫洛夫和社交障礙

那隻狗早就知道不會再有肉送過來了，只是忍不住流口水而已。

約翰的父母總是抱怨自己的孩子沉默寡言，但在他們的記憶裏，小時候的他似乎很愛說話。記得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有一次出門旅遊，他從頭到尾說個不停，從最新發射的火箭說到最近在學校弄丟的橡皮。雖然沒人會聽，但是他毫不在意。

十年後的今天，依舊是出門旅遊，然而長大後的約翰回答別人的話從來就不會超過兩個字。沒事的時候就自己抱著書看，要是沒書就乾脆發呆，沒一會思緒就知道跑到哪裏去了。差距對比如此之大，以至於所有人都感到無法理解。

巴甫洛夫從來沒有對狗解釋過什麼，只是他的行為說明了一切。

五年級。晴天。

約翰今天顯得尤為高興，因為在他來到新學校兩年後，有人終於在同學聚會前想起他。他們約好週六一起去逛街，並且每個人要各自支付自己的花銷。約翰犯了難，因為媽媽之前好像從來沒給過他零花錢，他要什麼東西都必須和媽媽說，再由媽媽來決定買不買，他還沒有自己做過決定。在他小小的頭腦裏，消費是一個全新的概念，他不知道該怎麼做。

媽媽，週六和同學出去玩，我需要二十塊錢。

你去就是了，小孩子要花什麼錢？

約翰就這樣去了，當別的孩子開心地購物歸來時，約翰兩手空空地回了家。之後的小學時光，他再也沒有和同學出去玩過。

如果當初不是有肉送過來，鈴聲再怎麼悅耳動聽也沒什麼意義。

初二。暴雨。

對約翰來說，這是一段特殊的時光。他喜歡上了寫作，不是那種在教育體制恐嚇下草草了事的那種，而是認真細緻地在電腦上敲打出屬於自己的篇章。從這個層面上看，寫作於他而言註定是快樂的，也註定是孤獨的。班上沒有同學理解他可以在語文老師要求的作文字數已經很多的情況下，仍然有巨大的動力寫出更多，就好像約翰也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人斷手斷腳還要繼續打籃球。

但是尚且年幼的約翰並不知道，狂熱既是自己前進的動力，也是別人嘲笑的把柄。

初二結束的那個夏天，暴雨連綿，父母的臉色就如同天色一樣陰沉。是該專心的時候了。約翰只記得這句話。

狗不知道什麼是背叛，直到沒有肉送來的那一天。

高二，陰天。

整個高二對約翰來說都是無比挫敗的，程度甚至比在初中階段體育總是不及格還要深。當自己的數學光環不再閃耀，當發現自己漸漸淪為平庸之輩，約翰不再露出自信的笑容，也幾乎忘卻自己曾經擁有的輝煌和榮耀。此後有一匹又一匹的黑馬從身後超越，將怯懦的約翰永遠甩在身後。老師也不再關心他，而是去關注成績更好的學生，因為現在的他似乎不太可能給老師帶來什麼名譽或是利益。他覺得他快要失去對自己人生的控制。

他內心最後一股暖流，也被這冷漠的人間冰封。

主動離開巴甫洛夫，是狗自我救贖的唯一途徑。

大一。晴天。

考上大學的約翰生活得並不如自己之前設想那般輕鬆。雖然自己的人生終於不受高考科目的羈絆，新同學也出乎意料得更加友善，但約翰並不高興，因為除了關注學習成績外，現在也需要考慮更多學習之外的事情。此時的他忽然意識到自己人生的重大缺陷並不是高考少了那十分二十分，而是長期忽視對生活和社交技能的培養。約翰忘記自己從什麼時候開始，對自己說的每一句話都過分謹慎，有時嫌麻煩乾脆什麼都不說。

環境的縱容和自己心中無所謂的態度，造成他今天輕微的社交障礙。

聽到鈴聲還是下意識流口水的狗，知道自己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二 海森堡和投影儀

實際值與測量值之間的距離叫做誤差。

約翰的家中有一臺祖傳的投影儀，他的父母原本想把它扔掉，但在約翰的強烈要求下最終得以保留。約翰的朋友並不多，所以每當放假的時候，他總是喜歡一個人呆在自己的房間裏，把自己拍攝的照片放到投影儀中投射到牆上觀看。在光和影的變幻中，原本平凡的事物也會呈現出另一種韻味。

今年是最後一次了，約翰心裏默默地唸到。快要小學畢業了，自己應該表現出更成熟的一面。

於是在寂靜之中，約翰拉上窗簾，打開投影儀，放進一張張照片。

誤差越小的同時也意味著實驗結果越精確。多年以來，科學家在減少誤差的道路上不斷前進著。

隨著一張張照片被鮮活地投射在牆上，往事的點點滴滴又浮上約翰的心頭。雖然在畢業典禮上大喊「我們永遠都是朋友」，但是誰又能預料以後的事。時間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魔法師，一瞬間便是滄海桑田，而小學時的友誼最終也敵不過遺忘。約翰意識到現在投影的應該是運動會的照片，因為每個人的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場外啦啦隊手持各種彩條橫幅，場上運動員也在奮力拼搏。

足球場角落裏的那個人會是他嗎？在投到某張照片時，約翰心中泛起疑問。只是由於投影儀過於老舊，他看得也不是很清楚。

多年以後，在難以再減少誤差的時代，科學家的論證方向變成能否完全消滅誤差。

再往後應該沒有什麼精彩畫面了，約翰這樣安慰著猶豫不決的自己。於是他收好投影儀，拉開窗簾，準備在自然光下細細欣賞這張照片。居然真的是他，約翰有些吃驚，雖然拍攝距離有點遠，但是他的笑容還是和約翰記憶裏的一模一樣。每天傍晚，當約翰無意間路過足球場準備回家時，總能看到他踢足球時專注的身影，這與他在課堂上和尚敲鐘般的神情判若兩人。約翰只是小心翼翼地瞥了幾眼，便匆匆坐上媽媽的電動車。

像他這樣以後肯定考不上大學，是不會有出息的，你要和這種人保持距離。回去的路上媽媽說到。

我從來就不理像他這種人。約翰附和道。

但在約翰貌似輕視的外表下隱藏的卻是深深的羨慕。

海森堡說，無論實驗過程再怎麼完美，只要是測量就會有誤差，因為測量本身就會影響結果。

忘記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關注他了，其實也不能叫關注，只是偶爾回頭多看了幾眼，約翰這樣想著。雖然約翰無數次告訴自己這些所作所為都沒什麼意義，冷酷的排名和成績比虛幻的情感重要的多，但只要是體育課，只要他一上足球場，他身上所散發的光芒瞬間就能粉碎約翰之前設置的重重堡壘。然而這一切昨天就結束了，約翰隱隱有些慶倖。

時間沖淡了眼前的迷霧，讓他看透事情的本源。

長大的約翰終於懂得，原來心中的那個人並不是真正的他。如同約翰之前擁有的那臺投影儀，原本一無是處的人在特定的場合、特定的時間、特定的氣氛下就有可能忽然光芒四射，再加上經過約翰內心的投射，愈發模糊而有魅力。這種差距根本無法彌補，因為我們的眼睛註定只能看到想看的東西。

測量過程看似簡單，實則十分複雜。時間、空間、儀器、實驗材料、甚至測量者的心態都是測量過程中的變數。如此看來，實驗沒有誤差才叫不可思議。

三 薛定諤和保守主義

平行宇宙理論一直被祖母悖論困擾著，直到薛定諤把貓放進箱子的那一刻。

在約翰的印象裏，自己在初三時數學成績雖然算不上最好，但尚屬前列，而且即使作文寫得天馬行空，完全不顧應試要求，但語文老師起碼會在平常的作業中給予極高的評價。可是上了高中，不光門門功課不上不下，甚至有些科目還落到下游，這些都是以前的約翰無法想像的。

約翰陷入回憶，高中三年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周圍陷入黑暗的那一刻，貓並未發覺有何異常。

你還是不要把心思放在奧數了，高中競賽競爭太激烈，你沒什麼希望。

約翰清楚地記得這是他剛上高中時，媽媽和他說的第一句話。他雖然心裏面有些埋怨，但聽得越多反倒越覺得有些道理，畢竟他是經歷過數學競賽的人，知道這是一種收益高風險也高的投資。因為對未知的恐懼，他選擇了妥協。但看到大部分班上的同學都參加了一門，他的父母有些不放心，又讓他去參加化學競賽。

不過是化學，應該應付得過來吧，當時的約翰這樣想著，可高二學到有機部分時他就知道自己錯了。約翰此時已經沒了任何退路，就像司機開車即將撞樹的時候才發現剎車失靈一樣，明明清楚知道問題的根源，可就是無計可施。

霍金在聽說薛定諤做的實驗後，有一槍打死貓的衝動。

在高中正式開學的第一天，約翰就對班主任沒有絲毫的好感，雖然名義上是語文老師，但實際上卻是一臺高考考綱複讀機。可能是在初中被慣壞了，約翰開始時

依舊我行我素，甚至自作主張。讀書筆記摘抄的盡是最近讀的魔幻小說的片段，作文也時常是虛構情節的記敘文。於是班主任三番五次地找他訓話，終於不耐煩的約翰痛改前非，讀書筆記通過心靈雞湯隨便湊夠字數，作文則成了標準的三段論，偶爾讀讀課外書也沒了從前的興致。

約翰如今的中規中矩，主要來自長期教育體制中保守主義的影響。家長教導我們，槍打出頭鳥，不要太鋒芒畢露，以後到社會上是要吃大虧的，老師教導我們，作文要創新，但更要求格式規範，語言優美。這些定論沒有錯，但問題就在於，未來原本就是一隻薛定諤的貓，除非你一槍打死牠，否則你永遠也不知道結局。

貓的命運，除了貓以外再也沒有人知道。

故事講完了，若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我的人生，社交障礙首當其衝。對於當下不少人討論為什麼曾經的好學生到了社會上混得反而不如壞學生，這可能就是原因之一。我想很多時候並不是那些好學生能力不如以前，而是他們在需要的時候自覺躲在小角落裏。其次是保守主義，其實這原本也沒什麼錯，但主要是現在的年輕人故步自封，選專業時拼命地搶經濟或金融，出來找工作首選穩定的國企和讓自己高端大氣上檔次的外企，很少人真的敢找幾個人創業。當然這也不能全怪他們，一方面創業的確有風險，你有可能一夜暴富，也有可能努力幾年血本無歸，承受能力差的根本把持不住，另一方面在中國，無論你是十四歲還是四十歲，你永遠都是父母和親朋好友在逛街購物，茶餘飯後，搓麻將打牌時的話題，他們只關注你的工作，收入和婚姻狀況，功成名就以前創業的艱辛在他們看來可能只是你混得不怎麼樣而已，極端一點連當不上公務員都會被看成不孝。投影儀的故事是我後來突發靈感創作的，虛構成分較多，但我仔細想想還是應該加上。通過這個故事我想說明在我們的眼中，純粹的客觀是不存在的，看一個人時要多參考別人的意見，即使那個人是自己。

記憶碎片

世故者，得天下。

一千字，洞察社會，感知人情。

與光同塵，黑暗中前行。

時間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魔法師，他讓一切從無到有，從荒蕪到繁盛，讓我們的人生與眾不同卻又走向同一個終點。

運動這回事，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對於菲爾普斯是游泳池裏的一萬米，對於宅男則是床和電腦之間的距離。當然十八歲以前的他生活在過度保護的世界裏，高分低能也能自鳴得意，像是一隻冬眠的北極熊，躲在溫暖的窩裏，不知外面早已風雪漫天。

四月的雨

一 有時會下雨

《百年孤獨》中有過這樣一段對話。布恩迪亞上校當時是地方起義軍的首領，八月份的馬孔多正值雨季。手下的軍官觸景生情，給上校發了一封簡短的電報：下雨了。他很快得到了回覆：別犯傻，八月份下雨很正常。多年以後，當年事已高的上校閉門謝絕政府頒發的榮譽勳章時，是否會對當年輕易繳械投降唏噓不已。他還依稀記得在暴雨傾盆的午後，自己在軍事地圖上指點江山，試圖勾勒出和世代務農的父輩不一樣的未來。

戰爭是人類生死存亡的永恆主題，無論何時何地都不同程度地被討論著。我們是一群活在槍口下不完整的人，就像折翼的飛鳥顧影自憐，湖面反射出的不過只是牠們的殘缺。

二 雨中隨想

十七世紀後期，瓦特改良的蒸汽機成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催化劑，促使英國完成由手工勞動向機器生產的重大轉變。一八六零年，比利時工程師艾蒂安勒努瓦以蒸汽機為藍本製成內燃機，為日後汽車的出現創造可能。幾乎在同一時期，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愛德溫德雷克留著八字鬍，挖鑿出世界上第一口油井，開創石油工業並發家致富。在一九三一年的中國，同樣留著八字鬍的張作霖名下的兵工廠經過長期研究，終於自行生產出第一輛汽車。每年三到五月的梅雨天氣讓生活在廣東的我感覺十分頭疼。水汽最初從江河湖海表面緩慢蒸發，在六千米以上的高空冷卻凝結成雲而下沉，其中的小水滴相互聚集落下形成雨。在兩個八字鬍的代溝裏，資本主義經濟的蓬勃發展引起人們消費觀念的變革，現代廣告逐漸產生。同時，把鬍子剃得特別乾淨的愛迪生發明了電燈泡。一九零八年，同樣不留鬍子的亨利福特創辦通用企業，汽車開始變成平價商品，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擁有汽車，他自己也發家致富。改革開放近三十年後，我的父親在多次看到隨處可見的汽車廣告後選擇豐田皇冠。地球繞著地軸自轉產生晝夜更替，夏至白天最長，黑夜很晚才會到來。隨著汽車的

普及，道路也需要重新規劃，在其兩旁栽種的大葉榕也因為燈泡的發明變得璀璨奪目，外面火樹銀花。現在，十九歲五個月二十五天的我坐在父親的汽車裏，它在中國工廠中的生產可追溯到張作霖，因為有瓦特構思和艾蒂安勒努瓦製造的引擎而在路面上飛速行駛，注入了愛德溫德雷克找到的汽油，車能被父親買到得益於亨利福特和現代廣告的普及。夜晚的道路此刻正被愛迪生發明的燈泡照耀著。下雨了，我把頭靠在車窗上，這是我一生中見過的最美景色之一。有時我回想起這些，總是莫名其妙地微笑起來。

三 多餘的獨白

對於家境一般的小孩，父母若在一件襯衫到底該賣二十八塊七還是二十八塊八的事情上斤斤計較，大方拿出成百上千讓小孩看演唱會可謂世界第八大不可思議。以後如果我有小孩，同時手上恰好有剩閒錢。這時候小孩向我提出要錢看演唱會，我心裏會想：老子當年都沒看到呢，等我看夠了才輪到你。這可不是我自私，小孩子不好好學習看什麼演唱會，長大有的是時間和機會。可長大後的我們得到的不過是遺憾，一個三十多歲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真的還會聽搖滾聽得熱血沸騰嗎？不當場痛哭流涕就算不錯了。

前些天有位朋友第一次去香港，因為環境很新奇，回來很激動，我說多去幾次就不會了，畢竟你已經過了需要奶粉和不小心被生在香港的年紀了。

電視上正在報導非洲兒童飢餓問題。「我也快餓死了，怎麼沒人關心我呢？」一個在凌晨兩點發現家裏雪糕吃完的美國人說到。

我並不是特意想要表現出反智主義傾向，但有時候去政府辦相同的事，我按規定前後要花幾個月的時間，而我的父母找對人只要一頓飯的功夫就能解決，這真讓我覺得這麼多年的書都白讀了。拉關係走後門應該從娃娃抓起，小時候正直善良誠實勇敢將來長大怎麼混社會。

父輩的旗幟

天空似有鷹飛過，六歲的阿道夫呆呆地望著熊熊烈火不知所措。幾分鐘前，消防隊員冒著生命危險救出他，還來不及跑回去，阿道夫的家就隨著一陣巨響轟然倒塌。阿道夫成了這場火災唯一的倖存者。煙消雲散後，從驚恐中恢復過來的人們慢慢將飽含悲憫的目光投向尚且幼小的阿道夫。而他還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就此改寫，人生道路將會愈發艱難曲折。

阿道夫成長於醫生世家，母親難產的經歷更是讓全家人對他呵護備至。三歲那年，父親第一次牽著他的小手帶他參觀醫院。可阿道夫似乎對這裏有一種本能的抵觸，不知是因為刺鼻的消毒水味，還是因為自小體弱多病的他由於時常打針吃藥而產生的恐懼。之後的三年從未有人關注他的感受，大家都理所當然地期盼著子承父業。

然而突如其来的大火改變了這一切，阿道夫一夜間父母雙亡且一無所有。曾有一段時間因為聽說他會繼承一筆巨額遺產，許多素未相識的親戚紛至沓來搶著領養，卻又在公證人宣讀完遺書後接連離去。遺書上白紙黑字清楚地寫著領養人得不到一分錢，全部遺產將在阿道夫成年後轉交給他。

於是阿道夫只能獨自前往孤兒院，就此開始他悲慘的童年生活。孤兒院的護理人員總是一副不耐煩的表情，他們的臉上寫滿了長年累月待遇差薪水低的憤懣。年紀小的孩子因為不敢還手而總是被年紀大的孩子欺負，吃不飽的他們常常因為一塊麵包大打出手。每到深夜，阿道夫總是躲到一個角落裏默默哭泣，不時還會責備父母的吝嗇，為什麼不分一點錢，這樣的話至少自己還有一個家。成長中的他漸漸看透世間的虛偽與冷漠，無力改變卻也能堅強面對。

一到獨立生活的年齡，阿道夫就迫不及待地搬了出去，他一邊聯繫租房的事，一邊整理自己的行李，想儘快離開這個讓他傷心欲絕的地方。青春歲月一晃而過，他高舉著父輩的旗幟，憑藉自己的實力考上最好的醫學院。在成年的那天，他得到了父母的遺產，也讀到他們留給他的最後一封信。

親愛的兒子：

當你看到這封信時，我們應該已經不在世了，而且我們是在你成年以前就離開了你。我們永遠愛你，只是世事難料，不能再看著你長大了。這些年你一定過得很艱難，如果我們沒猜錯，在分不到遺產的情況下，無人領養的你應該去了孤兒院，也應該會責備我們為什麼那麼吝嗇吧。孩子，你要明白，人都是自私的，但人又很善於偽裝。如果讓一個只為得到遺產的家庭收養你，你會活得更艱難，受到的傷害會更多。事實上我們還是留下一部分錢給真正愛你，願意領養你的人，但是如你所見，即使是曾經最親近的人，在金錢面前也變得不近人情。相信經過這麼多年的歷練，你會走好以後的路。

此時的阿道夫早已淚如雨下。

生鏽的剃刀

本文是《謀殺》同人短篇

在離開的時候，並未刻意搜尋的林頓還是發現不少霍德生前的痕跡，其中一把有些生鏽的剃刀尤其引人注目。那是林頓因為害怕嫌犯對自己的報復投奔霍德時，覺得不好意思在便利店買的禮物。離婚三年的他自然不太會選擇男士用品，所以第二天清晨當他看到霍德皺著眉頭試著用那把剃刀時，心裏湧起一絲莫名的感動。

林頓和霍德都是西雅圖警局總部的同事。當時林頓剛剛從婚姻失敗的陰影裏走出，重新找到自己的真愛，決定調往芝加哥開始新的生活，但硬是被局長留下來要求指導新來的霍德調查失蹤案。記得初次相遇時，霍德倚靠在審訊室的椅子上，身上穿著兜帽衫和皺巴巴的牛仔褲，外加上一雙青色的帆布鞋，這種奇特的嬉皮士裝扮讓林頓差點以為霍德才是那個被審問的肇事者。我哪裏得罪局長了嗎？林頓心裏暗自想著。

但之後的相處讓林頓漸漸明白霍德的玩世不恭來源於他那段黑暗的歲月。從小就被母親拋棄的他曾經是邊城浪子，不僅經常打架鬥毆，還染上吸毒的惡習。直到一名法官見他可憐自願做了他的監護人，事情才有所好轉。長年積累的街頭智慧讓他準確說出逃課的孩子常去的地方，或是什麼好處才能從流浪漢那裏獲得情報。

霍德之前由於這段過去一直留在小鎮而得不到升遷，後來通過局長的推薦才來到這裏。為了讓他適應大城市的偵查，局長特地讓警局裏最有威望的林頓扶持他。到最後，林頓接納了霍德，也預設他為自己最好的夥伴。

一個星期很快就過去了，林頓以自己的工作為藉口向男朋友提出分手，明明案子進展得都很順利，他也不明白這樣做原因何在。

林頓和兒子住在霍德家或許只是一個意外。那天接到恐嚇電話的林頓回到家後雖然看到兒子平安無事，但警覺的他還是覺得有陌生人潛入過家中，於是匆匆忙忙帶兒子離開。一路上自己的親朋好友的電話都打遍了，可害怕受牽連的他們都以各種理由婉拒了。迫於無奈的林頓只好敲響霍德家的門，霍德也大方地讓他們留宿。正是這樣的意外讓林頓第一次發現自己對霍德竟然這麼不瞭解。霍德家的藏書多得超乎他的想像，而且還都是經典原著。家裏的東西擺放得整整齊齊，跟以前同事的豬窩形成鮮明的對比。第二天清晨，自己習慣性地在六點起床，來到客廳後發現桌子上早就擺好早飯，坐在對面的霍德正在對自己微笑，一切美好得有些不真實。

為什麼自己當時一言不發？林頓此刻懊惱萬分。巨大的幸福和不幸恰好降臨在同一個兩隔。對他而言，霍德留下的只是一把生鏽的剃刀和略顯單薄的回憶。

寧靜的湍流

日暮時分，林肯身處在一座古老的天主教堂內，雙手交替著燃燒的蠟像，整個會場氣氛莊嚴肅穆，紀律嚴明，沒人敢提出半點抱怨。這是義大利黑手黨的入會儀式，正式而又刻板。林肯此刻有一種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感覺，也難怪，大約半天前他還只是一家投資公司的股票分析員，而如今卻棄明投暗，走上一條充滿罪惡的道路。曾經無時無刻不在抱怨生活單調的他現在只好閉嘴，既是因為教規信條，也是因為對自己涉世未深的悔恨。

十六小時前

凌晨兩點，曼哈頓島就像航行的太空船，微弱的星火和燈火象徵著它在最黑暗的時刻也閃爍著不滅的希望之光。林肯呢了一口咖啡，不禁哀歎自己慘澹經營卻波瀾不驚的人生。除了剛畢業的實習生，真的很難找到這個點還在工作的人。

十二小時前

當清晨的第一縷陽光投射進窗戶，終於熬夜完成項目的林肯伸了伸懶腰。他習慣性地看了一下錶，正好早上六點，下樓吃個早飯上來後還能稍微躺一下。整座城市剛剛甦醒，街上除了早起跑步遛狗的人以外也只有上班族才會出現在街上。他來到常去的餐廳點了麵條和水餃，邊吃邊看窗外的景色，沒察覺到一位目光如炬的老人看了他一眼，然後摔倒在林肯面前。林肯沒多想便上前扶起，為表示感謝老人留下自己的電話，說以後如果有什麼解決不了的事可以聯繫他。

八小時前

多年以後，為黑幫組織處理經濟往來的林肯回想起來，還是無法確信那次相遇是老人的刻意安排，還是命運中偶然的巧合。中午休息時他剛閉上眼睛，一群警察就衝進公司，從他的上衣口袋裏搜出一塊晶片，宣讀完米蘭達法則後遂將他逮捕。他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場有預謀的陷害，沒說什麼，只是暗暗回憶自己認識哪些好的律師。

上天開了一個可怕的玩笑，林肯這樣想到。

四小時前

「我請律師的權利被依法剝奪？」林肯大喊道。

「我們從你隨身攜帶晶片裏檢測到政府的絕密資料，懷疑你從事間諜工作，依照國家安全法對你實施特別拘禁。你現在只可以在監控下打電話給你的熟人。」對方冷靜地答道。

徹底清醒的林肯陷入深深的絕望，無奈中他想起那位老人。

現在

當幾乎所有人都散去後，一直坐在最後一排的老人才終於顫巍地站起來，步履蹣跚向他靠近。

「這一切都是你設計好的嗎？」

「也不全是。也許你一時無法理解我的所作所為，但是你自己想想，按照你原有人生軌跡走下去，又能怎樣呢？」

血染的夕陽漸漸下落，哈得孫河寧靜的表面下湍流暗湧。

進擊的冰壺

「現在的比分是三比二，最後一局挪威隊後手，四壘皮特能否利用好最後一次機會破解對方設下的局呢？讓我們拭目以待。」

那一天，羽翼豐滿的他終於想起，曾一度支配他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還有周圍人嘲笑自己理想的屈辱。於是在眾人期盼的目光中，他投出那隻冰壺。

十二歲時的皮特無法忘記當自己宣佈去讀體校時父母眼神中無法掩飾的失望。他們是當地的名門望族，所以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去私立中學，為將來衝刺名牌大學奠定良好的基礎，而讀體校則更像是窮苦人家為了改變命運的無奈之舉。於是某個風雨交加的夜晚，一向脾氣溫和的父親在談及此事時也勃然大怒，說如果他一意孤行，就採取經濟限制手段。年少的他無所畏懼。

當皮特去報到時，誰也沒有覺察出他有什麼特別，因為他不過是和其他同齡小夥伴一樣默默忍受著超出他們承受能力的訓練。可是某天母親因經不住思念的突然來訪，讓不少人將對富人的偏見強加在皮特身上。他們堅信皮特視冰壺為消遣，而忽略了出身貧困的人也會將其作為追名逐利的捷徑，因為那些人註定不會有太多選擇。認真的皮特從未想過冰壺可能是投機取巧者在身體條件不夠參加籃球或足球後的一種妥協，所以得知真相後的他再想堅定信念也不是那麼容易。

在體校中每個年滿十五歲的少年都會面臨一個人生中的重大抉擇，那就是要不要將畢生的精力投入體育，畢竟大多數人只是為了拿到中專畢業證。在多數人離開後的那個夜晚，睡不著的皮特和其他留下的人聚集起來，悄悄點亮一盞檯燈，輪流講起聽過的笑話或鬼故事。皮特就是在那時注意到狡黠的傑克。

和樂觀開朗的傑克相比，受困於過去的皮特顯得尤為沉悶，他總認為沒人會注意到認真的自己，卻沒發現很多次傑克躲在角落裏偷偷凝視著他。付出最終換來回報，雖然稱不上拔尖，但不知不覺教練習慣在指導高難度動作時讓皮特做示範。皮特不清楚一切是怎麼發生的，但確信他不再是弱者。

雖然組隊時身為隊長的皮特選擇了傑克，但是他們平常的交流依然極少，人際關係的真正突破發生在傑克生日會上。一切都按照慣例，熄燈，吹蠟燭，許願，可後來傑克在皮特的禮物裏發現了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自從那晚你講完故事，我就一直很迷戀你。如果你無法接受，希望我們還能做朋友。傑克開始時有些震驚，隨後心領神會，轉頭給皮特一個完美的微笑。

那一天，在賽場上奮力拼搏的皮特感受到熾熱與寒流的交鋒。看臺上的父母至今仍時常感嘆他的選擇，而對面的傑克則是滿懷期待飽含深情地看著他。他回想起曾經遭遇的誤解，以及現在緊握的溫暖，以自己的意志投出那隻冰壺。

秋蟲鳴叫之時

那年夏末，六歲的弗蘭克最後一次深情凝望著即將遠航的父親，而父親卻以為這不過只是普通的例航，徑直走上甲板沒有回頭多看幾眼。多年以後，弗蘭克早就忘當時具體的情形，只記得四周秋蟲悽楚的鳴叫聲。

父親連同那艘巨大的客輪一起失蹤了，雖然各國派出隊伍不分晝夜地搜尋，但終究還是一無所獲。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他們遭遇不測，於是漸漸無人過問此事。時間的力量足以改變一切，如今的弗蘭克正坐在寬敞明亮的辦公室裏忙於處理手頭的公文。那天他剛下班就收到一條短信，上面寫著他的父親正在樓下街角的咖啡廳等他。誰會開這種玩笑？他有點憤怒，可還是抱著最後一絲希望去了。二十年過去了，就算真的是父親，他還能認出來嗎？

謎

市中心的三根大煙囪轟然倒下，等到粉塵煤灰漸漸散開，老王遠遠望去，水泥被廢棄，只剩下鋼筋獨立思考。殘磚破瓦的所在處曾是他畢生傾盡心血的罐頭廠，每條粗糙的道路都留下過他的足跡。在他模糊的記憶裏，原料從後方的自建鐵路運進，然後經過多個車間加工，最後變成產品裝上貨車從正門運出。老王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和無數同時代的人一樣把這裏當作自己的家，即使被內退，還是每天習慣性早起，騎自行車過來溜達幾圈，可惜以後再也沒有機會了。

「老王，別看了，走吧。」老王的同事叫他。

事實上，老王早就消失於那個暴動的年代，如今其他人視線中的只是偽裝成老王的我。我是某外星球智慧生物控制中心人類研究所的所長，代號七三八二。在我們的世界裏，科學和理性是切割生活的經緯線，作息時間精確到秒，攝取的熱量精確到卡路里，還有各種地球上沒有的獨創單位，總之我們無法忍受任何誤差。正因如此，只有通過心理測評的人才有資格研究地球，而分數最高的我自然義不容辭地偽裝成人類被派到地球上。

臨別故鄉那天，我想起一位長者的箴言：星星啊，請收起你們的火把。那微弱的光，如何能照亮無盡的宇宙。

認識老王是在進罐頭廠的第一天，那時我還是學徒。不同於其他上了年紀就脾氣暴躁倚老賣老的人，老王為人謙和，看人沒有高低之分。他既賞識勤快聰明的我，又不忘關心那些學得慢但認真的學徒。那年春天，我時常在週末和他約好一起去爬山，順便找機會調查他的社會關係和心理活動。現在想來，從未認真交談竟成了我此生最大的遺憾。

我永遠記得那一天。外面的混亂讓我無法靜下心開展研究工作，無事可做的我便想去看老王。到他家時發現他居然也沒睡，而且滿臉憤怒。

「那些混蛋，工人們不過就是抱怨待遇不好，上頭居然威脅說再多嘴就開除單位，現在我要支援外面的學生，和他們一起抗議。」

「別去，外面危險。」

時間彷彿凝固。六月四日，凌晨三點。

我永遠無法原諒自己，他的離開讓我知道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用數字衡量。眼睜睜地看著子彈穿過他的胸膛，本來可以有所行動的我無動於衷。為了表示懺悔，我變成了老王，默默堅守他未竟的事業。也許老王是幸運的，他在大工業時代的光輝歲月中離去，沒有經歷慘烈的國企改革，沒有體會其他工人下崗時的痛苦與絕望。

我無數次嘲笑過人類的多愁善感，但經歷那麼多後離別時也開始對周圍的人有一絲眷戀。那晚在超光速飛船上，闊別已久的同行此刻酒酣耳熱，而身為主角的我興致全無，我回望那蔚藍色的星球，它是那樣的美好寧靜。再龐大的資料庫也解不開人類情感之謎，正如星星的微光照不亮無盡的宇宙。

橙色革命

今年的德國異常寒冷，彼得森在牆這頭悠閒地喝著咖啡，那頭民眾湧上大街小巷，穿著統一的橙色制服搖旗吶喊。這是蘇聯解體與東歐巨變？不，柏林牆倒塌已

經二十年，社會欲靜而衝突不止。統一確實換來長時間的和平，然而浮華的盛況下危機不斷。

談及混亂的源頭，就必須要追溯到三個月前總理來訪那個霧氣彌漫的清晨。似乎是為了討好金主，議院正式廢止帶有貿易保護性質的條例，允許本土企業將大量勞動密集型工作外包，並降低中國公司的准入門檻。此舉強烈刺激了原本就對高失業率不滿的年輕人，各行的罷工也此起彼伏。

在這群不滿的人中，一群遊行隊伍異軍突起，尤為引人注目。他們是工會主席哈克領導的失業工人抗議團體。每當聽到他們慷慨陳詞，人們往往投以同情的目光，然後匆忙走開以免捲入動盪局勢。在浩大的反對聲中，現任柏林市長的支援率直線下降。

咖啡館裏溫暖如春，窗外卻冰雪漫天。此刻彼得森目光直視前方，冷靜的態度與周圍熱火朝天的討論氣氛格格不入。他付完帳單，就趕去國會上班。

哈克，你還需要再堅持一個月，等我競選到市長，就幫你安排工作。我們是兄弟，你要相信我。彼得森在路上發了這條短信。

惡魔的交響樂

人，不以類聚，不能群分，每次解決他們的問題都必須使用不同的方法。

托比被一陣吵鬧聲驚醒，看到周圍熱情洋溢的聽眾，也裝模作樣跟著鼓掌。這是春季交響音樂會的現場，要不是陪那個貴族出身的外國客戶，尚且年輕的托比怎麼會把時間耗費在這種磨磨唧唧的東西上，還好裝作買不到第二張包廂票糊弄過去，不然連瞌睡也打不了。現在他只要打起精神，開車將客戶送回家，一切就大功告成。

可事情的進展不像他想的那麼順利，客戶上車後並沒有指示目的地，而是說了一句讓托比汗顏的話。

「你根本就對交響樂沒興趣，對吧？」

托比像是被噎住一樣，頓時找不出什麼來搪塞。現代世界是噪音的花園，人無法選擇它們的有無，但能決定它們的種類。這就是搖滾樂的起源，也是貝斯、電吉他和架子鼓存在的意義。托比曾是夢想家，人生對那時的他來說不過是說走就走的旅行。而現在，他已經被侷限在小職員的角色上，沒什麼權利安排自己的時間。

「你不用再狡辯什麼，我去聽交響樂也不過是為了維護世人對我的刻板印象。既然有緣相見，不如一起去喝咖啡吧。」

「可現在已經十一點了。」

「怕什麼，待會我和你們老闆說一下，就說明天我要拉你去打高爾夫，他不會有意見的。」

托比的完美設想就以這樣奇葩的方式偏離預定的軌道。看來是多慮了，托比這樣想，悠揚的古典音樂已經徹底抵消咖啡因的作用。然而之後客戶說的一句話，更讓他覺得不可思議。

「我是死神，需要找幾個人當調查員。」

要是其他人，哪怕是熟悉的人，托比也會直接罵一句神經病，但現在在他面前可是得罪不起的大客戶，就是聲稱明天要去火星，他也需要裝作理解。

「看看你現在為難的樣子，知道我為什麼特意選這裏嗎？觀察那個在吧檯的服務員，他待會就會心臟病發作。」

果然過了大約三十秒，他就捂著胸口，大喊救命。不明真相的群眾也忙著圍上去，有的撥打急救電話，有的在問周圍有沒有醫生，但更多人只是冷眼旁觀。

托比驚恐地往後退，感覺眼前這個人就算不能決定生死，至少也能預知未來。地知道死亡在何時何地發生，決定他命運的其實是一個無動於衷的醫生。他本來可以為他做人工呼吸，延續他的生命，可是他卻選擇什麼也不做。」

「太過分了，醫生的職責就是救死扶傷啊。」

「別急著下結論，他也有自己的苦衷。上次在鬼門關走一趟的就是他，只是因為多看了產婦幾眼就被人用刀捅，所以我現在非常能理解他的選擇。你願意加入我嗎？」

托比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點點頭。

浮冰

親愛的女兒：

最近過得還好嗎？我現在老是做噩夢，夢見自己變成哥本哈根海域上的一塊浮冰，在烈日的暴曬下迅速融化。在家書中寫這些似乎不太好，大概人老了想法也會變多。原先我計畫早點退休在家多陪陪妳，只是上個月的股東大會決定派我擔任大中華區的首席執行官，一輩子都在歐美國家工作的我想換個環境看看外面的世界便答應了。我在勝德已經居住三個月了，霧霾遮天蔽日，空氣品質鮮有達標，走在路上都感覺喘不過氣，當地人笑稱「光灰之城」。

徹底瞭解這裏後，我才終於明白總公司為何放棄丹麥全自動化的生產線，千里迢迢來到中國開工廠。這裏不僅勞動力廉價到讓人無法抗拒，而且政府監管不力對外企也十分具有吸引力。工會形同虛設，領導是由上級指派而不是下級選舉產生，

此人整天阿諛奉承感恩戴德，怎麼可能為底層人民謀福利。勞動者為了找份穩定的工作被迫簽訂不平等的僱傭合同，沒有保險，工傷自行解決，時間場所不受限制，工資低得只有不斷加班才能維持基本生活。刺眼的燈光讓這座城市徹夜未眠，此情此景令人悲慟。每當電視上報導發達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罷工運動此起彼伏時我就在想，我們的工人要求太多，食堂飯菜口味不佳都會招致不滿，怎麼和連雙休日都不要的他們競爭呢？

昨天逛街看到這樣一幕場景，我聽不懂中文，但大致明白發生了什麼。一對中國父女在商店購物，女兒吵著鬧著要買我們雷克公司生產的玩具，但父親似乎嫌價格太高，拿起另一種十塊錢的仿冒產品走向收銀檯。我想談談我的感受。每當我和中國人談起教育，他們總是向我炫耀孩子在學校的分數排名，卻很少提及家規和門風。政府年年宣導版權保護卻收效甚微，因為人民根本沒有這樣的意識，他們平常被灌輸的理念是買盜版就是賺到了，傻子才買正版。其實不然，盜版橫行對年輕一代創新意識的打擊已經開始顯現，或許等到無人從事文化行業這天他們才會如夢初醒。我更擔心劣質產品的危害，不法商家只是仿造外型，不管粗糙的表面是否會劃傷皮膚，更不顧塗料重金屬是否超標，不過這對於一個喝奶粉都能喝出腎結石的國家應該也沒什麼。

聽我嘮叨這麼多，妳現在或許有些厭煩了。我寫這些是為了告訴妳，生活是不公平的，和這裏相比，丹麥簡直就是童話王國。妳曾經說過，當周圍人都是刺蝟，妳身上沒有刺就會遍體鱗傷。我理解妳的無奈和失望，妳或許無法改變世界的黑暗，但我希望世界的黑暗不要改變妳。

愛妳的爸爸哈維

二零一四年五月四日

少數派報告

本文是《疑犯追蹤》同人短篇

「芬奇，我們又有新號碼了。」

早晨七點，紐約在喧囂聲中醒來。里瑟正準備出門買金槍魚三明治和煎綠茶給熬夜寫程式的芬奇當早餐，離他最近的自助電話亭再一次非常不合時宜地響起來。畢竟現在深陷在「時刻警惕」和「德西瑪」鬥爭中的他們自身難保，在時間和空間上都不自由。

芬奇即使覺得有些無奈還是將十位數的社保號碼輸入電腦，得知它屬於一位來自中國的新移民詹姆斯。信息雖然粗略，但可以大致看出他到達美國後的人生軌跡。

讓正義二人組感到蹊蹺的是，這酷似一份少數派報告。苦讀三年拿到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碩士，按理說就業前景一片大好，畢業後卻只是在布魯克林的邊緣地區開一家麵包店，誰看到這裏都會覺得他大材小用。隨著調查的深入，他的家庭背景開始浮出水面。他的父親是著名的企業家，雄厚的財力支援他從小就讀於教育品質一流的英國私立學校，只是他畢業後的選擇則將父子關係降至冰點。與芬奇和里瑟以往處理的事件一樣，看似簡單的背後應該並不簡單。

之後跟蹤監聽詹姆斯就成了里瑟的常規工作，但觀察數日後的結論只是他從烤箱裏拿托盤時容易燙傷。一個月後，當里瑟準備質疑機器是不是出故障時，一夥當地幫派突然衝進來準備鬧事，他挺身而出解救了一旁不知所措的詹姆斯。在隨後的交談中，里瑟漸漸瞭解這位經歷不平凡的詹姆斯。原來他本來就對經濟學不感興趣，最大的夢想就是開一家麵包店，可是如果直接說一定會遭到家人的反對而無法實現，只好曲線救國形成如今這種尷尬局面。

自以為完成使命的里瑟回到根據地後卻看到一臉嚴肅的芬奇，身為機器製造者的他知道街頭爭端不足以將他列入無關人員名單，背後或許還有更大隱情。在仔細研究後他們發現詹姆斯的父親很早以前就通過斷絕經濟往來的方式意圖讓他的兒子知難而退，而詹姆斯的小店開張後因為資金不足許多業務無法展開，如果倒閉他就會因為失去留美的合法理由而被驅逐出境。芬奇和里瑟最擔心進退兩難的他會走上絕路。

很快他們得知詹姆斯約父親到一家高級餐館商討他的未來，然而里瑟從上次的對話中卻清楚地感受他絕不妥協的態度。果然在悄悄潛入他家發現氰化物後，里瑟確定他想用謀殺解決這一切。千鈞一髮就在此刻。

好在最後經過斡旋結局還較為圓滿。詹姆斯的父親同意給三年時間讓兒子試著創業，如果失敗就必須回國。現在疲於奔命的芬奇和里瑟正在洛克菲勒大廈的瞭望臺上俯瞰夜景，享受這份難得的清閒，他們明白再過不久又會有新的號碼跳出，因為這片金錢和慾望無休止的土壤總是滋生出永不停息的罪惡。

沉沒的鯨魚

一 船

生活中的每個決定並不總取決於個人的意願，就像船最終停泊在岸邊，你不得不下船。那時，年少的喬雖能聽懂字面含義，卻不解背後隱含的憂傷。他的父親是當地一家造船廠的工人，每天朝九晚五認真工作，卻還是因為經濟危機下崗。從那

時起，家裏的經濟狀況突然變得很艱難，父母開始為積攢喬的大學學費而省吃儉用。多年來，空氣異常凝重，光線也從未明亮。

在他即將遠行的前一個夜晚，他夢見自己變成鯨魚，因為停止游動而逐漸沉沒。在他失去意識的前一秒，視線所能觸及的範圍都是一片深藍。於是他驚醒，發現自己還好好地活著。

只是個夢罷了，他這樣安慰自己。

二 雨

馬克時常幻想自己應該會有一個更好的歸宿，但無奈現實讓他來到這所社區大學，畢竟這裏的學費不到正規大學的十分之一。與其說這是一所大學，倒不如說這更像是收容所。那些曾經有過的夢想，都被現實的暴雨沖刷得所剩無幾。

第一天來學校報到時，宿舍還只有馬克一個人。當時還覺得有些寂寞的他絕不會想到，以後他會無比懷念這段時光。

三 霧

天空已是微微發亮，喬步履沉重地往宿舍方向走去，酒勁剛過的他意識不算太清醒，但還能看出馬克正在電腦前埋頭苦幹。

這個書呆子，喬嘲笑道。

喬回憶起每次回到學校似乎都是這樣的清晨，人們往往還沉睡在夢中不願醒來。於是他在長椅上，唯一能引起注意的也只有松鼠而已。

他深吸一口氣，讓霧氣充滿胸腔，耳畔的風聲呼呼作響。

四 光

喬已經四天沒回宿舍了。馬克凝望著那扇門，彷彿能望穿一層層牆壁，看見喬一個人四處遊蕩，手裏沒準還拿著一瓶朗姆酒，馬克知道，那是他的最愛。

喬已經不是最初馬克看到的模樣了。第一天喬和他的父母來的時候，他看上去不過就是普通的大男孩，不停地和馬克談論曲棍球比賽。馬克雖然一點都不懂可還是耐心聽完。

光從窗簾的縫隙裏露出，這是一個又冷又明亮的清晨。

想自由

一 荒原

我和他的見面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時至今日也未能得出結論。

在羽田機場等候下一班飛機時，我有些懊惱自己沒有準備好足夠的娛樂活動，只是匆忙在臨走前去書店買了一本犯罪小說，可惜翻了幾頁發現略顯乏味。因為旅途的疲憊，飛友也顧不上和我暢談人生理想，設好鬧鐘後倒頭就睡，說沒有重要的事情就不要吵醒他。

所以無所事事的我，只能透過航站樓那厚厚的玻璃窗，凝視著鉛灰色的天空。廣闊的飛機場如同荒原，無聲無息。閃爍的信號燈看似緩和了壓抑的氣氛，實則平添了幾分寂寥。時間放慢脚步，悉數收納親朋好友的別離，然後讓遊子轉身，將原本模糊的輪廓雕刻成悲傷的背影。

這已經不是我的第一次旅行，可和以往休閒隨性的外出很不一樣，重新去美國讀大一的計畫雖然之前考量過多遍，但如同社會學家霍布斯所說，人總是糾結於追求成功與害怕失敗，反復權衡利弊而難以做出選擇。不再年少的心與現實對峙，難免有所躊躇。

我感到背後有人輕輕地拍了我一下，身為中國人的我下意識地捂緊自己的褲袋，深怕下一秒自己的錢包就會不翼而飛。轉過頭來，卻發現原來是一位素不相識的老人。他兩眼無神地望著我，讓我心裏有些發毛。當我還在猶豫是否要上前和他攀談幾句，他衝上前來，緊緊抱住我失聲痛哭，我一時不知所措，倒是飛友被這大動靜驚醒，找人來處理問題。

等到老人支支吾吾地解釋完後，我們才明白他的孫子去年車禍去世，因為我的長相有些相似，所以才情緒失控。

此時正是一月，窗外已是漫天冰雪。

二 德語課

我們離真相太近，才會後知後覺。

二十世紀初，當哈定總統提出新常態時，進步主義運動正隨著婦女獲得投票權而漸入遲暮，一戰的榮光與黑暗還時常浮現在眼前，歷經滄桑的現代化進程左右搖擺飄忽不定，人民既希望尋求突破和改變，卻又對傳統的價值和穩定的生活表現出強烈的渴望。

迷茫與不安也籠罩著當初破釜沉舟想要出國，現在卻不知所措的我。支離破碎的學習小組，機械而純粹的生活，一切都與之前的設想相距甚遠。這裏有三觀不正的學長學姐宣傳投機取巧不勞而獲，有熱情如火的安利集團推銷保健品和成功學，還有紙醉金迷的富二代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有錢才是硬道理，其他都是狗屁。於是，半夜驚醒的我面對著黑暗，時常會懷疑自己的努力是否還有那麼大的價值。

「快點搬東西，發什麼呆。」約克不耐煩地說道。

我從繁雜的思緒中抽出身，仰望著一米九的他。大一快要結束，美國人早已打包好行李離開，而我和全校為數不多的幾百名中國學生一樣，為自己身外之物的安置問題疲於奔命。

我和約克在生物實驗課上相遇，自嘲和反諷讓我們除了依據外部形態給動植物分類以外有了更多的共同話題。第一次自我介紹時，他稱自己為科學之神，聽著像是某個邪教頭目的名號。研究遺傳定律的時候，我們還為了自身基因隨機組合的虛擬後代該跟誰姓爭執不下。他漸漸從陌生人變成新建好友然後變成朋友，一步一步走進我的世界。

「說真的，我們下學期要不要還選一門課？」

「德語，怎麼樣？」

「有挑戰性，不錯。」

也許是大一生活過於跌宕起伏，大二對比起來顯得異常平靜。沒有曲調詭異的說唱，沒有鬱亂差的宿舍環境，沒有一學期三十個學分的巨大壓力，有的或許只是循環重複，單調乏味的生活。

也就這樣了吧。我這樣天真地想著。

三 回到未來

不可預見的未來就是一場災難。

冷戰期間，美國為遏制共產主義付出的慘重代價不只限於軍備競賽，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對建國理想的背叛。批評政府和反戰被定義為危害社會秩序，大規模竊聽卻成為必要的犧牲。當蘇聯宣佈解體，最後一架戰機飛出越南彷彿只是昨日往事，沉默的大多數只是漠然認可了事實，卻將反思拋之腦後。

人的發展軌跡並不比大國關係簡單，估計混沌理論也毫無用武之地。無數個時間節點不像日常生活中的十字路口只有有限個選擇，而更像是薛定諤的貓，在絕對肯定與絕對否定之間還存在著無數個疊加態。在真相到來之前，一切都是未知。

這是希望之春，也是絕望之冬。舉目四望，野火燎原。約克已經失蹤三個月了。

盛夏時節，天空佈滿璀璨的星河，沒有一絲多餘的雲朵，茂密的森林裏聽不見任何聲響。小木屋內，安德森漠然地看著火爐中燃燒的木炭，視野範圍內的那片鮮紅正奮力跳躍著。若不是滿手的血逐漸粘稠發硬，他都快忘了旁邊躺著的是早已失去知覺的韋伯，兩個小時前還滿懷愧疚向他分手，如今卻沉浸在一 片黑色的湖泊中。安德森扭過頭看了下這樣的韋伯，嘴角微微上揚，又向爐裏扔了幾塊炭，然後快步走向落地窗前，用透明膠帶將縫隙都堵住，最後悠閒地坐在躺椅上欣賞起外面的美景。夜已經深了，微風拂動著樹梢。安德森呆呆地望著遠方，想不通事情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時光流轉，那年的韋伯只有十歲，他的目光完全被海灘上班斂的貝殼吸引住了，無暇顧及即將到來的狂風驟雨。鉛灰色的烏雲佈滿天空，海水也變得渾濁不清。不遠處，他的父親默默地點了一根菸，最近的生意不怎麼景氣，但一想到兒子快要出國，他還是決定咬牙堅持。於是在全家人熱切的目光中，年幼的韋伯踏上了異鄉求學之路。在那些無眠的夜晚裏，韋伯的腦海裏總會浮現起父親獨坐礁頭，拾潮嘆息的畫面，就如同掌心的一枚琥珀，讓人不禁為那短暫的美好感到惋惜。

幻滅

我在想，我做錯了什麼。

一小時前，學術委員會宣判我無罪，袁生告別前也再次說了句對不起，這場鬧劇終於收場。此刻我坐在湯姆森圖書館頂樓靠窗的座位上，外面風光正好，我卻無暇欣賞，只顧著低頭刷手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

災難的起源還要從一年半前說起，那時我計畫創建一個生物學習小組。按照我的設想，它應該類似於《廢柴聯盟》裏面的六人組，彼此之間能結下深厚的友誼，留下珍貴的回憶。可生活畢竟不是美劇，身為中國留學生的我們把成績看得比什麼都重。是我想太多，給自己加戲，到頭來卻只感動自己。創建第一個小組時，我沒有考慮過篩選的問題。因為我想大家都非常不幸地上到這麼難的課，無條件互幫互助是應該的。但後來我才發現，很多人加入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學習，而是為了不學習，指望用別人的努力去換取自己的成績。思來想去，我還是決定重建一個，這才找到兔王、袁生以及其他 人。

在一起的時光既有愉悅也有沮喪，或是因為學習，或是因為學習之外的各種雜事。每次考試前大家各自翻著教材，埋頭苦幹。不知不覺間，夜晚悄然流逝，沒人還能想起誰最後離開，記憶中最深刻的，或許只是清冽的寒風還有微微發亮的清晨。

我們分享過自己的黑歷史，有人更是爆出自己的情感經歷。在我生日那天，大家先去小雨家聚餐，再去唱歌，直到午夜才各自散去。

第一個學期就這樣過去了。下學期碰巧在統計課上又遇見了袁志晗，我問他最近為什麼聯繫不上兔王，他開始有些支支吾吾，後來才把事情的原委告訴我。原來兔王認為我在上學期生物期末考試的複習中故意陷害他。我本想把整件事解釋清楚，但後來想想就放棄了，這怎麼可能解釋得清楚呢？於是食品科學課的學習小組只剩我和袁生兩個人。沒想到課上到一半，我突然收到一封教授指控我抄襲作業的郵件。

「這是什麼情況？只有你接觸過我的筆記本電腦。你不要跟我說你不清楚。」

「對……對不起。」

看見他泣不成聲，我不忍心再繼續說下去。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我不厭其煩地提及《廢柴聯盟》，在我當初看的時候，在我看完到處推薦的時候，在我號召同學一起選課的時候，在我不滿多數人搭順風車的時候，在我強調原則的時候，在我放棄原則的時候，在我得知大家眾叛親離的時候，我總算懂得以合作學習的形式發展友誼簡直就是一種癡心妄想。或許我已經習慣做好人，別人才會把我的善意當成理所當然，說出「你是學霸，你不幫誰幫啊」這種沒心沒肺的話。斗米養恩，擔米養仇，不過如此。

不過現在一切都結束了，自己還有好多事沒做，沒時間再繼續緬懷過去。我趕在天黑前回到家，覺得有點餓就煮了碗麵。文學課的考試又要來了，我邊吃麵邊翻著《猶太聖經》。書中的大衛本是普通的羊倌，後來被上帝選中，打敗歌利亞，成為以色列的王。看著看著，眼淚滴到麵湯裏，沒有迴聲。

應該是麵太難吃了，我這樣想。

一道極限題

夜，那樣的深，那樣的靜。

小鼠輕點鼠標，拋出一道極其迷惑的極限題，讓數學高人此刻噤若寒蟬，不露半點聲色。當大家意欲放棄之時。耕叔冷笑一聲，說道：「極限不存在。」

一瞬間，天崩地裂，日月無光。

風捲殘雲之際，大家紛紛敲動鍵盤刷屏，險些讓貓哥的電腦死機。每個發亮屏幕的背後，都是飛火流星般靈動的雙手，和冷若冰霜的面容。時光彷彿凝固。

剎那間，句號兄怒吼道：「極限存在。」在震驚之餘，大家好像還能聽見遠方傳來的迴響。這是場高手的對決，孰對孰錯，誰生誰死，局外人不知，亦不可知。夜，還是那樣的深，還是那樣的靜。

美國高校學習實用指南

序 不堪的現實

在美國現行的高等教育體制中，教授的地位神聖不可侵犯。他們可以自行設計課程，制定評分標準，操控作業考試的數量和難度，還對你的成績擁有最終解釋權也難怪，畢竟他們的中心工作是學術研究，核心期刊的論文數量和引用次數才是升職加薪的重點，你拿什麼成績關他們屁事。看到這裏有萌新就會天真地問道：「我們期末不是還會給教授和助教評分嗎？應該會有些影響的。」呵呵呵呵你算老幾，等你成了知名校友或者家長董事會成員再來提意見也不遲，你對著空氣說跟沒說是沒有任何區別的。於是每到學期結束時，就會有一大批人哭爹喊娘，爭先恐後地發郵件質問自己的成績，然而此刻教授早已迫不及待暫時放下手頭繁忙的工作，沉浸在聲色犬馬之中，或輕解羅裳，或酒酣耳熱，無暇顧及你的哀傷。你的成績單就這樣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績點從此不舉。

再來說說助教，他們是知識產業界著名廉價勞動力，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犧牲品，社會地位位於高級藍領之下，低級白領之上，主要是來自中國，印度，韓國的上零點五代留學生。話雖這麼說，他們的存在對廣大留學生還是極其重要的，因為他們決定著你們部分（例如理科實驗課）甚至全部（例如數學課）的成績，而且多數人的產地決定了他們的性格相比教授平易近人，比較好說話，教學方法符合我們的思維習慣，強調考試技巧注重解題思路。

在美國大學從選課到出成績是一整套流程，很多人總是把重點過多放在選課上，以為選好了課就萬事大吉，這是非常錯誤的看法，也是有人申請了一所好大學，一次性選了高大上的課，然後出成績後一下想不開的原因。首先沒有誰保證你想選的課就能選到，尤其那些幾乎沒有任何權利和地位的新生，可能最後會被迫在一門坑爹的課和一門更坑爹的課之間進行選擇。其次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有的擅長文科，有的擅長理科，有的什麼都擅長，有的什麼都不擅長。個人的選課經驗並沒有普適性，適合自己往往更加重要。在這些前提下，上好一門課比選好一門課更具有現實意義。如果你真的重視你的成績，那麼請你從頭到尾都重視它。

溫馨提示：本文針對不同類型課程著重講解學習方法和溝通技巧，並不能代替你學習的過程，最多可以把你的成績提升三分之一個等級。如果你指望看完這篇文章就能提升兩個等級的話，那麼請你點擊關閉然後好好看書。留學不易，且學且珍惜。

一　這是一門什麼樣的課

由於本人才上完大一，只上過通識課，專業課長啥樣一點概念都沒有，而且鑑於每個人專業不同，在此僅對通識課作說明。通識課粗略可以分為文科（文學，歷史，心理，社會等）和理科（數學和自然科學等），多數範圍廣但總體難度並不大（個別看情況），而且美國大學注重通識教育，所以應作為重點（工程狗和碼農請無視這句話，對你們來說專業課是重點，通識課可請同專業的高人指點）。

文科課程強調的是批判性思維和寫作，你如何就某項議題展開論述（課堂發言，小組討論），並用流暢的語言表述出來（自由寫作：課堂上自由發揮，限制不多，寫了就好。回覆：簡略的觀點描述，標準格式通常半頁到一頁紙。論文：結構和引用格式正確的論文，標準格式通常五頁到八頁紙），有時會有考試，但考試中也少不了寫作部分。此類課程評分標準多變而且較難掌握，但同時爭論的空間也比較大。平時參與分衡量的是你的日常表現，不是你去了就行了，多說話，如果你能在瞎扯的時候淡定自若，那麼你就能以正確的姿態同美國學生交流了。還有，有的教授不會把這項分數主動告訴你，請你主動去問，學生對自己的分數是有知情權的，請不要害羞。更重要的是你的寫作，很多人經常時間緊任務重一次成型然後就寫砸了。對於寫作，首先在上交之前和教授至少約一次（首選辦公時間，不行再另外約），談一下文章主旨和寫作思路（如果已經完成或寫了一部分請帶過去，多數教授為了公平不會直接看，但寫好的部分也可以提醒自己該聊些什麼），寫作要求有疑問順便問。在此之前有人建議去寫作中心，根據個人經驗我不建議，他們的工作人員就像我的課程顧問一樣說著空話套話，既沒有針對我的需求，也沒有針對我文章內容的需求，而且他們對結果不作保證，畢竟誰給分誰是大爺。

理科課程（基礎階段）強調的是實驗和考試，既然大家都不是那種能夠提出跨時代理論的人，還是好好刷題比較實際，重點要放在細節上。理科注重思維和邏輯，而這些都體現在過程中，所以不該省略的就不要省略。對於實驗，上課前請務必預習實驗手冊，在不清楚的地方進行標注。課程進行中請積極向助教提問，所有的步驟想法結論請寫成語法正確的句子，越詳細越好。對於考試，美國理科考試題型單一，知識點固定，不會出現「三個帶電的粗糙小滑塊相互疊加在光滑的橢圓軌道上和在漸變的磁場內產生了多大的電動勢」之類的問法，簡直就是標準化考試的福音。然而每次發試卷時總會有人受到驚嚇，過程過於簡略扣分或者零分（懷疑作弊），單位不寫扣分，結論不寫扣分，不審題沒看清問的是「正確」還是「不正確」直接不得分。想要得高分，我的建議是找一份以前考過的模擬卷做一次（網傳有女生因為做模擬卷被判抄襲，本人認為這屬於個案）。我做的模擬卷通常來源於教授，教授

不給問助教要，助教不給上網找，而且至今還沒到上網找那一步），做題不僅要關注題目本身，更要關注整張試卷的結構，考試時間是否夠用，每道題分配的時間和解題的思路，因為考試的時候你會驚喜地發現，真題卷和模擬卷套路幾乎一致，而且美國教授比學生還懶，有的題目只是改了數字（真是醉了）。

上述情況並不絕對，有的基礎文科課有標準化考試（為降低難度和更好地把握評分標準），有的基礎文科課有寫作（看科研文章歸納主旨並探討發展前景），有的理科課有標準化考試（為降低難度和更好地把握評分標準）。

二 怎樣在大學獲得考試學分

美國高等教育的趨勢是從精英走向大眾。若是站在國家和民族的角度，這無疑是一件大快所有人心的好事，但對於留學生就未必了。大學招收更多學生，自然也要建更多的樓，雇更多的教授，進行更多的管理和維護，而這一切的基礎和前提就是錢。暫且不討論教育品質是否得到相應提高，學費暴漲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於是如何在最短的時間用最少的錢大學畢業，已經成為像我這樣一個理性留學生的必備技能了。

溫馨提示：考試學分只能作為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而且它只算畢業學分不算績點，所以不能因為準備考試而忽視正在上的課。考試需要認真準備，耗費時間和精力，請量力而行。

這個選項主要針對在讀大學生。如果你像我沒有轉學分，沒有轉學，也不想在暑假繼續上課可又想多拿學分，它無疑非常適合你。我考過的主要分成兩類：大學水平測驗項目和部門測試。考過的內容有微觀經濟，宏觀經濟，美國歷史還有社會學。大學水平測驗項目的形式為選擇題，分數為二十到八十之間的標準分，通常五十分算合格，題型範圍固定，強烈推薦。部門測試內容多變，客觀主觀兼有，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三 如何與教授和助教愉快地進行學術溝通

溝通的技巧往往決定了溝通的結果。有人下了課跑上去問教授能不能給他加幾分，然後被教授直接拒絕，談話結束，說了等於沒說。雖然溝通是一門複雜的學問，但具體到美國高等教育的學術對話上，還是有規律可循的。先從交流要點談起。

要點一：小課找教授，大課找助教。教授的優先順序比助教要高，所以有問題理應先找教授。但大課人多事雜，這時找助教更有效率的優勢就會體現出來。

要點二：文科找教授，理科找助教。美國大學教育體制中並不注重對文科進行輔導，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初到的留學生日子很難過，此時多約談教授講解難點相當於開小灶。

要點三：總體找教授，細節找助教。要時刻記住助教的本質是高級零時工，而且身為研究生他們還有自己的事，所以他們只會關注教授佈置下來的任務，事關整門課程的問題找教授較為保險。

至於溝通方法，首先事情要分大小，能用電子郵件就不要花時間親自跑一趟。美國學術體系非常依賴電子郵件，有的教授和助教還能秒回，只要不是緊急情況或者期末考以後，效率還是有保障的。其次時間觀念要有，單獨預約就不必說了，如果要在辦公時間去，也建議發一封電子郵件提前告知。這說起來只是一件小事，但能夠有效提升教授和助教對你的印象。再來每次談話都要一個明確的目的（請記住是一個），是課程的設計，是論文的選題，還是對成績的討論。說話請按照美國人的思維，先用祈使句引出問題點明重點，得到肯定答覆後再用陳述句將重點展開。最後一點我覺得也是所有溝通中的共同點，就是要站在對方角度考慮。談論成績肯定會給教授和助教一種你只在乎分數的感覺，但你要想到這同時也說明了你對這門課的重視，你希望你的努力能有所回報，多從這些角度論述會比較好。

最後我想強調請把溝通當成你學術生活的一部分，不要當成十萬火急時的救命稻草，很多教授和助教都不是第一年教書了，誰都清楚一個從來都見不到的人突然過來跟你套近乎是什麼意思。溝通的過程中也請保持耐心。

終 有過這樣一個美國

小時候，我們總是或多或少聽長輩講起這樣一個美國，它不存在現實，只存在於他們的腦回路裏。在那個美國，孩子上學老人生病都有政府掏腰包，你隨時都可以給自己劃上一塊地，種著大豆玉米，養著幾頭牛，過著悠然自得的田園生活。萬一哪天感到疲倦，便可拋家棄子，風塵僕僕地來到華爾街，在呼風喚雨的金融世界裏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巔峰。除此之外，他們再也講不出更多的可能了。長大後，留學仲介口中的美國卻是異常可怕。是啊，誰沒有聽說過甲同學，乙同學和丙同學的悲慘遭遇呢？他們天賦異稟，只因沒接受某仲介的輔導而名落孫山，自毀前程。他們精心準備的申請材料當初要是經過了某仲介老師的點撥，招生人員絕對兩眼放光，直接錄取。有人經不住這樣的忽悠，最後在他們耐心細緻的指導下，申請到一所排名非常靠前的語言學校。

然而美國究竟是什麼樣？我認為這取決於你是什麼樣的人，以及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很多時候我們都忽略了自己的身份帶來的差別對待，我們交著更貴的學費，

拿著更少的獎學金，福利沒我們什麼事，卻還都光榮地成為了納稅標兵。課堂上有時我們還沒有組織好語言，討論就結束了，生活中的各種文化差異也讓我們無所適從。但請不要忘記你對自己的期待，因為它讓你選擇了這條道路。有過這樣一個美國，它是由街頭巷尾道聽塗說的小道消息拼湊而成的奇葩，是厭世之人的烏托邦和避難所。但還有這樣一個美國，它真實地存在於我們的留學生活裏，默默地記錄著我們的年輕和夢想。